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三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

古者有整而縉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縉，頭著兜，縉帽。言未知制冠也。縉，頭而已。皆無飾。

○文典謹按初學記帝王部引縉下有其德生而不辱。用也。子而不辱，民也。○王念孫云：不辱，無所徵求於

綬，故高注云：前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辱與子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

綬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辱與子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

衣冠部三引此並作辱。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諍，古者善有紱衣，繫領而王天下者矣。其

義好生而惡殺，苟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天下不非

其服，同懷其德。也。懷，歸也。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夭折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

獸可羈而從也。也。從，猶也。豈必襲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莊達吉云：穴之復應作覆。○文典謹按御覽百七十

亦冠之名也。○文典謹按御覽百七十引委下有貌字。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

四引注作豎崖岸之腹，以爲密室，與高注後說略同。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蜚蜚。蜚，讀詩

[illegible]

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當婦父兄師友不稱其名也
 因也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婦父兄師友不稱其名也
 按意林引不稱主人下有必稱父母兄弟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殺舜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不
 六字○陶方琦云此許注然入正文者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殺舜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不
 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厥父○文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其
 禮按意林引不告下有警衆二字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其
 禮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為從子數左行三十因
 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為從子數左行三十因
 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已數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者起
 女自已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者起
 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國也不從故制也○莊遠吉云甲寅庚申也甲寅為木陽女立於申為金
 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遠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通曰男立於寅寅為木陽女立於申為金
 陰亦是○文典譚接北堂書鈔八十四引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闕下小數于戶內大數于阼階
 注周天天下有為一紀三字冠而下有后字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闕下小數于戶內大數于阼階
 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般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實此禮之
 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般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實此禮之
 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葬世夏后氏塋周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塋周般人用槨用柏為
 宜以棺中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棺車箱以為飾多牆設翼狀如金爵屬蓋文播置夏后氏祭於閭
 為制也中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棺車箱以為飾多牆設翼狀如金爵屬蓋文播置夏后氏祭於閭
 於室中般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室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
 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其日以朝及閭鄭注曰閭時也陽讀為日雨曰陽
 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
 朝及閭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禮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

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

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蓋或作告也文典文典謹安

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

俗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文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典義事也。以治爲要也。○文王道缺而詩作詩以則。

王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

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

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王念孫

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意兩得字皆因上文詰春秋而徵先王之書不如尋其未言時之本意則閣下無得字矣文子言兩得字皆因下文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尋其未言時之本意則閣下無得字矣

言不若得其所言者弗能言也。聖人言微妙凡人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事無由己。請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拳侍於文王。同同

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懷之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卒擣

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

不持於上洞洞屬屬如不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攝文王之業履天子之善德天下之文籍

佳南鵠因集釋四卷十三已論則五

淮南鴻烈集解 四卷十三 汜論訓

籍也政治也籍或作昨○王念孫云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謾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倞注以籍爲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說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張國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本造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爲圖籍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圖籍不可平夷狄之亂夷狄猶夏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扈而朝諸侯之問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决之威動天地聲懾四海領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致猶歸也北面委王之禮也質執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矜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

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况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其威勢供嗜欲○王念孫云供嗜欲當作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在人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王念孫云人字後人所法者治之具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

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
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樸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
無邪也。○洪頤煊云大戴禮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慈女憧即淮南所本也童與憧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繫索鑿而
御駢馬也。鑄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鑄指頭鐵也駢馬突馬也○莊達吉云殷敬順列
字高注曰鑄銜口中中央鐵言鑄銜而不鑄則無鑄字明矣。鑄與義解同○王念孫云銜下本無鑄
銜下有鑄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鑄之語而妄加之耳。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
有制令而無刑罰。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般人替以言語要周人盟而會
不協而盟盟者殺。性飲血以爲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詢讀夏后之后也。○莊達吉云說文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今時之人辭官而
解字謂或作詢此用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今時之人辭官而
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
孫云莊依漢書本改柔爲矛。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晚世之兵隆
藉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王念
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更盛也一日甲連弩以射銷車以闢連車弩通一絃
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者絕銷之緒也。○文典謹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
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連車弩作連弓弩機關作機關。○文典謹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
一引注幼下有少字。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古之所以

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

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一十一引立作從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

而制強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

萬物制焉。制猶從也。○文典謹按而萬物制焉疑本作而萬民制焉。華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檢

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文典謹按華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檢

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王念孫云劉本耳作聰是也。華書治要引耳作聰文雖小異

耳之爲壞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文典謹按華書治要矣作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

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

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稱行但言之而已。○陶方琦云羣

行也按二注正異范論訓乃高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智作精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智作精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王念孫云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文典謹按聖王弗

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與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文典謹按聖王弗

生名亦可也。或子生存而傳。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性呂。簡公其後。此柔儒所生也。鄭子陽
子呼之曰常明。當是名非字矣。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廌之驚。以殺子陽。舍
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廌之驚。以殺子陽。舍
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儒者。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入則
矜爲柔儒。○王念孫云。矜皆當爲務。務矜二字。惟書往往爲訓。管子小稱。儒務爲不久。韓子雖儒者。則爲
爲剛毅。見剛毅者。入則矜爲柔儒。○王念孫云。矜皆當爲務。務矜二字。惟書往往爲訓。管子小稱。儒務爲不久。韓子雖儒者。則爲
非莊本同。爲勇於則。務爲柔儒也。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道藏本劉本茅本並同。朱本改爲作於
儒於下。本無爲字。於亦爲也。爲亦於也。秦策曰。魏爲柔儒。爲柔儒者。使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入則
曰謂之新宮。則近爲。亦爲也。爲亦於也。秦策曰。魏爲柔儒。爲柔儒者。使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入則
義郊特牲曰。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爲其實。不爲其文也。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
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焉。於其質而已
成於孝子也。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言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爲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
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後成於月者也。言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爲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
晉語曰。稱爲前世。章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爲已死。不
可得也。皆以爲於互用。此云見柔儒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入則務爲柔儒。亦以求於已用。爲已死。不
曰爲智。張儀傳曰。梁稱爲勇。務於國爭。即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龔邑。深合於秦。四周旋
於爲柔儒。道藏本於下。復有柔儒之臣。趙策爲作於蓋。爲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儒。即
爲柔儒。劉本朱本同。茅本不刪。爲字者。後人不於知。斯爲之。同義本同。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
也。○陳觀樓云。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外乖也。
○陳觀樓云。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外乖也。
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轉譯之傳也。轉讀清之則燿。而不謳。謳當作謳。故注訓爲和。今作
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轉譯之傳也。轉讀清之則燿。而不謳。謳當作謳。故注訓爲和。今作
謳者。因下句。及至韓娥奏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謳者。因下句。及至韓娥奏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謳字而誤。

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標準也今夫實者行於遠人聞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處○文典義按意林引作遇小人則陷穽遇小人則陷穽○文典義按意林引作遇小人則陷穽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文典義按意林引作遇小人則陷穽故魏兩用樓覆吳起而以西河○陶文侯任樓覆吳起不用他賢事見其西河之地也舊注亦引許慎注高作樓覆顯干里曰樓覆乃二人樓爲樓覆爲覆強韓非議一云魏兩用樓覆而亡西河即此所本吳起二字乃衍潘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齊侯春秋之後信號潘王淖齒趙將奔齊文或許本作樓季吳起亦爲二人潘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齊侯春秋之後信號潘王淖齒趙將奔齊爲臣得王無道淖齒殺之履其筋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惡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爲買伯也子伯也或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斯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學于超拾人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於諸夏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

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商角徵羽也○文典謹按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
 初學記樂部下白帖六十二御覽五百七十六引鼓作聽政○
 於文典謹按爲號曰白帖作爲銘○
 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
 有獄訟者搖鞀○獄初學記一辯於平故取小鞀搖也○文典謹按語初學記樂部下引作告
 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勞勸也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秦之時高
 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
 覽八十六引作造馳道數千里又三發適戍入蜀○適戍守戍也入蜀○適戍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
 百二十七引注秦皇帝作秦始皇又三發適戍入蜀○適戍守戍也入蜀○適戍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
 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縣西道縣洮
 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遠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
 揚州鎮山周禮職方氏及呂氏春秋有始覽並云東南曰揚州則會稽在遠西界今無改竊謂會稽即
 譚平會稽投竿東海明今浙東之海亦有始覽並云東南曰揚州則會稽在遠西界今無改竊謂會稽即
 今嵯峨觀浮石兮崔嵬王注云東海有浮石之山然南至豫章桂林○像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文典謹
 則浮石在五嶺之東準之地望其不在遠四明矣○南至豫章桂林○像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文典謹
 二十七引與今本同○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也當此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六引忠諫者上御覽八十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
 按高氏漢人不當言劉季劉季二字後人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
 所加也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注無此二字

以求百姓之命。當此之時，天下雄傑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于人爲備，百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讀入也，給至也，給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

以爲不肖

逮至暴亂已勝

文典謹按御覽三
作以已以古通用

大定

極文之業立武之功

受命之王

無道之王功誅

天子之圖籍造劉

竹祖于冠。應劭所以爲竹。

冠一以曰
始季

生竹皮爲之卽劉

天子冠也。

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路大路上路

者也。所王執者。○功

謹按御覽三百

載大馬路作泰輅

此之時有

有立武者見疑也。

一世之

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而見之。此見曲之一指而不矢。極之廣大也。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古東面而望不見西。則背而

而視不者北方唯無所警者其無所不交通○文典謹按意林引通下有也字國之月石不遠行也德
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齋樾云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

德下
施行
民悅
其化
放國
存也
蓋以
道德
本屬
恆厚
其功
加德
無字
以足
嘉句
非正
即夫
本之
道德
故下
高文
無注
矣存
在得

家之所以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莊子堯置百戶之郭舜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

衆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

下孟子曰以德行仁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

有以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哀德者，謂樂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是也。湯武有以形者，雖成必敗，樂紂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亡。武王滅向藝二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王念孫云：無不霸王，無不破亡，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文典舊接王謂無不破亡之，不爲後人所加是也。然上無不霸王之不則實，非衍文。蓋上句言千乘之君之必興，下句則言萬乘之國之不敗，下不字乃涉上不字而衍耳。羣書治要引此文，有上不字，無下不字，是其證。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知之親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魏之君，國趙襄子。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晉王以大齊亡，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車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積必亡，故曰：詩云：乃眷西顧，惟此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積，歐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四，天乃眷而不在于小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文

接筆書治要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行不自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或海恨也紂居於宣室而

不反其過反悔○文典謹按羣而悔不誅文王於羗里羗里今河內湯陰是也○文典謹按羣二君處強大勢

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文典謹按羣當其君也羣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

云處強大勢位本作處強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爲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高引此

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君當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

正作處強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羣書或作慮

因誤而爲當○俞樾云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即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通當疑當字之誤言

救罪且不給不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莊述古雖

暇更蓄他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莊述古雖

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

要引之于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且湯武之所以處小

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文典謹按羣書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文典謹按

見尊上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

○文典謹按羣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

下納其實職者迴也迴迂也過或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上言者常也爲君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唯聖

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常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下水至溺死也○文典謹按文選琴賦注引高注水至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王念孫云信而溺死本作信而溺死也作不至而水溺死水至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王念孫云信而溺死本作信而溺死也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誓曰譌周者王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羊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犒酒肉曰享牛也之遺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歸射恭王中目而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潘廷養由基黃恭也○莊達吉云古聲陰鄭同故以鄭陵爲陰陵非九江之陰陵也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墓督取恭王哀讀繩之維微讀拔滅之拔也○俞樾云高解相與篡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歸射恭王中目而而擒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王懼而失體威備不如常黃衰微舉足暨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足暨謂舉坐不能起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則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王念孫云此言屈伸偃仰皆因平事之曲直曲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王念孫云本當爲矜矜與攝奪相對爲文矜字或書作幸形與本相似因誤爲

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韋皆柔弱之物。故曰時風時伸。弱柔如蒲韋。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風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者蒲韋之上。亦無卑字。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適也。至其溺也。則摔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文典諸按。摔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摔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也。可以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立。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架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名。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乾鶴知來而不知往。乾鶴。鶴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微。則鳴也。知來也。知歲多。其告退。此脩短之分也。昔者堯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堯弘。周宣王之大夫。數歷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堯殺堯弘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堯弘。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篇。為堯弘。施刑。釋文。推云。施裂也。淮南子曰。堯弘。